



外国游记书丛

WAIGUOYOU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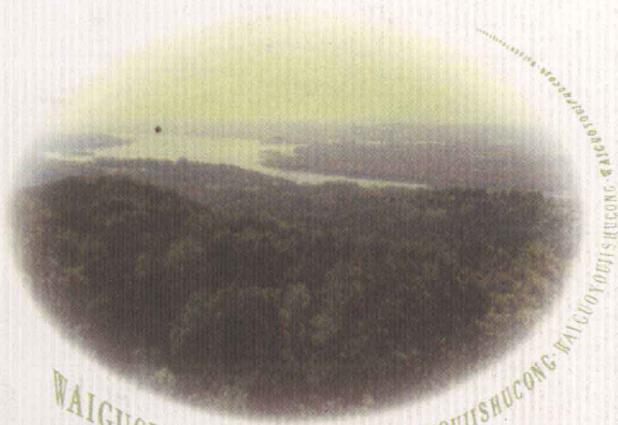
SHUCONG

LAIYINHE

莱茵河

〔法〕雨果 著

刘 华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外国游记书丛

WAIGUOYOUJI

SHUCONG

莱茵河

〔法〕雨果 著

刘 华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外国游记书丛

莱茵河

〔法〕雨果 著

刘 华 译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李文侠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贾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7 印张 154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0.00 元

ISBN 7-80611-553-6/I · 541

灵魂的放飞

——序《外国游记书丛》

当人们蜗居一隅封闭困惑的时候，当人们为生存奔波厌倦疲惫的时候，当昔日完美的大自然已为它不肖的子孙——人类蚕食鲸吞而终至支离破碎的时候，只有你不时地还享有那绿草丛中的酣梦，做一次灵魂的放飞。亲临山涧、高阜、古墟及茸茸的草地，或坐或卧，让娇艳的花、婆娑的树、奇崛的岩石、爽飒的风、飘逸的云陪伴你，做一个清丽的梦：梦见清清的水流、潺湲的小河，梦见野花燃遍的小山坡，梦见唐诗中牧童的笛音，梦见鸟儿悦耳的啼鸣，像一阵轻灵的音乐雨，将你淋透，而后雨过天晴，在你阴翳的心田上引进阳光，在你苍白的生命里融入色彩。

是的，你是游旅的主人，纪游的主簿，能见人所能见，发人所不能发。游历时，心有山水，舟车所至，云烟朝暮，竹柏阴晴，林泉众独，猿鸟悲愉，一切皆入心腑，而山水之胜境自然声名遐迩。山水有待而人人神往，惟事、惟诗、惟文。文章故事，可以让山水有神，犹如高照千山之外的秋阳，朦胧的光线灵空得如同饮醉的月华，透着微醺，透着温柔。有想于斯，我们先行编

纂《外国游记书丛》。范围旁涉西方诸国著名纪游作家，内容杂驳，为风俗，为方物，为著作，为耶稣，为画苑，为宦游，为边防，为宗教，而独以山川游历为最。斯套书丛，借游记为规，而内山水其中，借山水为规，而内事与诗文其中，释灵魂于放飞之处，撷其深秀，成一家之言。

英伦斯蒂文生氏，驱驴入山，探幽觅胜；美利坚梭罗氏傍湖筑屋隐居，或观察、或倾听、或沉思、或梦想；法兰西高更旅居塔希提，德意志歌德游历意大利，投入地、尽情地或体验或感知，以自己的感情和生命。

德诗人诺瓦利斯如是云：“心灵的宝座是建立在内在世界与外面世界的相通之处。它在这两个世界重叠的每一点。”就在这些重叠的点上，伟大的文豪们创造了一片风景即一片心境的美学境界。用他们永恒之笔、灵慧之眼、颖悟之心、不朽之人格，唤得真实、独特、灵动和新鲜，留下永恒的审美体验。

这些游记不仅超脱于作家自我的肉体躯壳，而且超脱于自然物质外壳，任凭灵魂的放飞，绝对自由地翱翔于无限广漠的宇宙之中，去追寻永恒的美。

它们不仅是宇宙的永恒，更是人类精神的永恒所在。

编 者

1995年2月

莱茵河

——代序

您知道，我常对您说，我喜爱江河。江河既可载运货物，也能传播思想。在天地万物中，任何东西都自有其神奇妙用。江河，就像是巨大的喇叭，向着海洋唱颂着大地的美景，田野的耕耘，城市的壮丽以及人类的光荣。

我也曾对您说过，在所有的江河中，我最喜欢莱茵河。我第一次见到这条河，是在一年前，在凯尔经过浮桥的时候。夜幕降临，车子缓缓地移动。当我通过这条古老河流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某种敬仰之情。这，我至今不曾忘怀。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看看这条河。每当我与这些大自然中的伟物相接触，——我几乎要说是与其心心相印时，我都被深深地感动。这些大自然中的伟物在历史上也起着重大作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极不协调的东西，在我眼中，往往显示出一种奇特的相似与和谐。我的朋友，您还记得瓦尔斯里纳城的罗纳河吗？1825年，在那次愉快的瑞士旅行中，我们曾共同观赏过它。那次瑞士之行是我一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那时，我

们都还只有二十岁！当时，罗纳河是以怎样的狂啸，怎样的怒号翻卷着冲入漩涡的啊！而那柔弱的木桥却在我们的脚下颤栗发抖，摇摇欲坠。这一切您还记得吗？从那时起，罗纳河在我的脑海中便是一只老虎，而莱茵河却是一只狮子。

那天晚上，当我第一次看到莱茵河时，我觉得它确实是一只狮子。我长久地注视着这骄傲而高贵的河流：凶猛而不疯狂，原始中却显出威严。当我过河时，正值它水涨河满，极为壮观。它那浅黄褐色的浪花如同雄狮的浓发——布瓦洛称之为“黄泥色的胡须”——拍打着桥面，它的两岸隐没在黄昏中，它的声音是一种有力而沉着的咆哮。在它身上，我感受到了大海的力量。

是的，我的朋友，这是一条高贵的河流。它目睹了封建社会，共和体制和皇家帝国。它当之无愧，既是法国的骄傲，也是德国的自豪。这条河流既是战争者，也是思想家的见证，因为它概括了整个欧洲历史的这两大面貌。在那使法国前进的壮丽波涛中，在那使德国思索的深沉的潺潺水流中，我们都能找到历史的痕迹。

莱茵河集中了河流的万般面貌于一身。它像罗纳河一样迅速敏捷，像卢瓦尔河一样雄浑宽阔，像缪斯河一样峭壁夹岸，像塞纳河一样迂回曲折，像索姆河一样绿水淙淙，像台伯河一样历史悠久，像多瑙河一样庄严高贵，像尼罗河一样神秘莫测，像美洲的河流一样金光闪闪，像亚洲的河流一样蕴涵着寓言与幽灵。

在史前，也许在人类存在之前，在今日莱茵河的地域上，曾有两条火山脉在冒烟，在燃烧；火山熄灭了，在大地上留下了两大堆熔岩和玄武岩，像两座长城一样平行排列。同时，巨大的结晶凝聚了，形成了今日的原始山脉，大量的冲击层干涸

了，成了今日的从属山脉。那慢慢冷却下来的巨大熔岩堆，就是我们今日所称的阿尔卑斯山。山顶上堆积了厚厚的雪。这些雪化成水后形成两条大河流淌在大地上。一条顺北坡流去，穿过平原，流经死火山的两条沟壑，再从这里投入大西洋；另一条沿西坡而流，从座座高山上直落而下，沿着死火山的另一堆熔岩——我们今日称作阿尔代什山——流入地中海。这第一条河流就是莱茵河，第二条是罗纳河。

据历史记载，最早出现在莱茵河岸边的人类是被称作凯尔特人的半开化民族。罗马称他们为高卢人。恺撒曾说过：“在他们的语言中，称作凯尔特人，而在我们的语言中，叫作高卢人。”侯哈克人定居在靠近源头的地方，而阿尔让多哈克人和毛坎田人定居在靠近河口的地方。随后，时机来临，罗马出现了。恺撒征战了莱茵河。德律絮斯建立了五十个城堡。执政官米纳蒂乌斯·布朗古斯在汝拉山的北山顶上开始建立城市。马尔蒂斯·维萨缪斯·阿格里巴在梅因河疏水口上建了一座堡垒。然后，他又在与杜蒂奥姆城相望的地方建了一个殖民地。在内隆统治时期，参议员安托瓦在靠巴达维海的地方创建了一个自治市。此时，整个莱茵河都落入了罗马人的手中。古罗马的第二十二军团曾扎营在耶稣受难时的橄榄树下。当这个军团从耶路撒冷驻地撤回时，蒂杜斯便把它派到了莱茵河畔。罗马军团继续着马尔蒂斯·阿格里巴的事业。征服者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城市将莫利波库斯和托纽斯连接在一起。于是，由马尔蒂斯设计的莫干蒂阿库姆城便由军团士兵们建起来了。然后，特拉让又将其扩大，阿德里安将其美化。——还有一件惊人的事情，必须顺带提一下。这个第二十二军团带回了克雷桑蒂斯，他是莱茵河畔的第一个耶稣代言人，并在这里建立了新的宗教。上帝的意愿，要这些拆毁了约

且河流域庙宇最后一块石头的有眼无珠的人们在莱茵河流域铺下庙宇的第一块基石。在特拉让和阿德里安之后，又来了于连，他在莱茵河与摩泽尔河的汇合处建立了一座要塞；在于连之后，又出现了瓦朗蒂尼安，他在我叫作洛旺堡和斯特洪堡的两座死火山上建了一些城堡。就这样，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中，这条长而牢固的罗马殖民线便如同链条一样连结、加固在河流上。这条罗马殖民线包括：维尼塞拉，阿尔达维拉，洛尔加，特拉维尼·加斯特奥姆，韦尔萨利亚，莫拉·罗马诺鲁姆，杜利·阿尔巴，维多利亚，波多布里加，安托尼亚库姆，桑蒂亚库姆，里科杜洛姆，里科马圭姆，杜尔波杜姆，布鲁瓦洛姆；它从科尔尼·罗马诺卢姆直到康斯坦茨湖，从莱茵河顺流而下，沿途还以一些重点城市为基础：奥古斯塔，即今日的马塞尔；阿尔让蒂纳，即今日的斯特拉斯堡；莫干蒂阿库姆，即今日的美因兹；孔弗卢昂蒂阿，即科布伦茨；克隆尼加·阿格里比纳，即今日的科隆；并在靠近大西洋的地方，同特拉泽克杜姆·莫桑——即马爱斯特里茨，特拉泽克杜姆·雷努姆——即乌德勒支相连。

从此，莱茵河便非罗马莫属了。这时，它只是一条灌溉日后的瑞士省份和两个日耳曼尼亚及比利时和巴达维省份的河流，仅此而已。北部的长发高卢人曾英勇善战，使得米兰的穿长袍高卢人和里昂的穿长裤高卢人都好奇地跑去观看。而这时，他们都被征服了。左岸的罗马城堡使右岸敬畏，古罗马军队的士兵穿着特里尔呢军服，拿着东格尔的槊，只需站在悬崖上监视日耳曼人那古老的战车，——一种庞大的活动塔楼。这种战车的轮子上装备着镰枪，车辕上竖着梭标，由牛拉着移动，上面筑有可供十个弓箭手使用的雉堞。有时，这种战车会在莱茵河的另一侧冒险来到德律絮斯的要害弩炮射程之下。

北方种族向南方地区的可怕涌入，在民族生活的某些灾难时期不可避免地往复重演，人们将它称作蛮族入侵。它吞没了整个罗马，正值罗马帝国应改革的时期，莱茵河上城堡的花岗岩军事屏障被这股浪潮所摧毁。而在六世纪左右，曾出现过这样的时刻：莱茵河的浪峰冲击着罗马废墟，就像今天冲击着封建遗址一样。

查理大帝修复了这些瓦砾，重建了堡垒，用来对抗以其他名字再生的古老的日耳曼游牧部落，同波艾曼人对抗，同阿波德里特人对抗，同维尔巴特人对抗，同萨哈伯人对抗。他还在他妻子法斯特拉达长眠着的美因兹建了一座石头墩桥。据说，人们今天仍能在水下看到遗迹。他重建了波恩的引水渠；修复了维多利亚，即今日的纽维艾得罗马大道，巴克希尔拉，即今日的巴查拉克大道，维尼塞拉，即今日的温凯尔大道，和特洛努斯·巴克希，即今日的特拉尔巴克大道；并在尼艾德·安日莱姆，用于连的一个大浴室的断砖残瓦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萨阿尔宫。但是，尽管查理大帝才华横溢，毅力超群，他的所做所为也仅仅是刺激了一下残骸枯骨。古老的罗马帝国早已寿终正寝。莱茵河的面貌已今非昔比了。

正如我上面已提到的，在罗马统治下，一根看不见的胚芽已经播种在莱茵河地区。基督教，这只刚刚展翅的神鹰在这些峭壁上产下了一只蛋，蛋中包含着一个世界。克雷桑蒂斯在公元70年就已为托纽斯传过教。以他为榜样，圣阿波利奈尔观光了里科马圭姆；圣高阿尔在巴克希尔拉布道；土尔的主教圣马尔丁在孔弗卢昂蒂阿讲授教理；圣马代尔纳在去东格尔之前，曾在科隆居住过。圣厄沙利尤斯在特里尔附近的树林中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隐修院。而在这同一片树林中，圣热泽兰曾在一根柱子上站立了三年，同狄安娜女神雕像短兵相接，最后他

终于用盯视的方法使雕像崩溃了。在特里尔,甚至许多无名的基督徒在高卢省府大院里做了殉教者,人们将他们的骨灰扬洒在风中,但这些骨灰是飘扬各地的种子。

种子已播在犁沟中,但只要蛮族过渡期持续,便不会生根发芽。

相反地,这个时期出现了深刻的崩溃,文明似乎瓦解了,牢固的传统之链断开了,历史好像变得没有痕迹了。这一灰暗时期的人类与事件像幽灵一样通过了莱茵河,给河流留下的仅仅是一种幻象,刚一闪现马上就无影无踪了。

由此,莱茵河在经过了一个历史时期之后,进入了一个神奇的阶段。

人的想象力同大自然一样,不接受空白的存在。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大自然便使鸟儿们啁啾不休,使树叶沙沙作响,使成千上万的声音窃窃私语。而在历史朦胧的地方,想象力便使幽灵出现,使幻想和表象共存。寓言在消失的历史空白区生存,成长,结合,开花,就像英国山楂树和龙胆树生长在倒塌的宫殿裂缝中一样。

文明犹如太阳,有黑夜,有白昼,有圆满,有环食;时而落下,时而升起。

当文明复兴的曙光在托纽斯出现时,立即在莱茵河畔悦人地传诵着一些传奇与寓言。凡是被文明复兴的光明照亮的地方,便有上千个超自然而可爱迷人的形象闪耀着光辉;而在那些未被照到的阴暗角落,便会有一些丑陋的形象,骇人的鬼魂在张牙舞爪。于是,当今日已被拆毁的撒克逊城堡和哥特式城堡用漂亮崭新的玄武岩建立在今日已不复存在的罗马废墟边上时,一大批虚拟的生命,直接以妙龄女郎和英俊骑士的形象出现,在莱茵河畔广为流传:掌管着树林的山林女神,控制

着水域的水神，守护着地下宝藏的地精，悬岩神灵，敲击东西以示来临的鬼魂，骑着长有十六支鹿角侧枝的梅花鹿穿过荆棘丛的黑衣猎神，黑沼泽地的少女之神，红沼泽地的六女之神，巫当是十手之神，十二个黑衣神，给人猜谜的棕鸟，呱呱叫的乌鸦，讲述祖母故事的喜鹊，泽德尔摩斯的古怪滑稽小塑像，为狩猎迷途王子们指路的大胡子埃瓦拉尔，在洞穴中杀死恶龙的西热弗瓦·勒科尔尼。魔鬼将他的进道台石建在了特弗瓦斯坦，将攀梯架在特弗瓦斯莱特；他甚至敢于公开去黑林山附近的热尔斯巴克钓鱼；幸亏上帝在河的另一岸，在魔鬼讲道坛的对面，建起了天使讲道坛。当七山脉——这个宽广的死火山上住满了妖怪，七头蛇和巨大的鬼魂时，在河的另一侧，莱茵河地区的入口处，威斯拜尔的烈风将一大批如蝓蝓儿一般大小的古老的小仙女们一直带到了班让地区。在这些山谷里，神话也溶入圣人们的传奇中，产生了奇妙的结果，这是人类想象的神奇之花。在特拉尚弗尔，便有异名同类的自己的塔哈斯克和圣女马大；回声女神厄科与许拉斯两个寓言在鲁尔莱令人生畏的岩石上安了家；美女蛇在奥古斯特的地道中爬行；讨厌的主教阿多在他的教堂中被他变做老鼠的臣民们吃掉了。朱安堡那爱嘲弄人的七姊妹被变成了岩石；莱茵河有它自己的女侍，就像缪斯河有它自己的女官一样。魔鬼乌利昂在杜塞尔多渡过莱茵河，当时他背上背着一个像面粉袋一样弯成两折的一个大沙丘，这是他在莱德海边弄来的，用来淹没亚琛地区。由于筋疲力尽，又受到了一个老妇人的欺骗，他愚蠢地将沙丘留在了皇城的门口，这座沙丘就是今日的洛斯堡。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时期是在微光中笼罩，神奇的亮光如星光闪烁的时期；在那些树林中，在那些悬岩上，在那些幽谷中，活跃着的只有幽灵的幻影，上帝的显圣，神奇的相会，魔鬼的追踪，

地狱的城堡，矮林中的竖琴声，隐身女歌手的悦耳歌声以及由神秘的过路人发出的可怕狂笑声。人类中的英雄，几乎同超自然的人物一样神奇，如：古农·德塞安，西伯·德洛尔什，“强者之剑”，异教徒格利索，阿尔萨斯公爵阿蒂什，巴伐利亚公爵塔西罗，法兰克公爵安蒂兹，旺德王萨莫，他们惊慌失措地游荡在令人眩晕的大树群中，寻找着，哭泣着他们那漂亮、高挑、苗条的白衣公主们。公主们都有着迷人的名字：热拉，卡尔兰德，丽芭，维丽丝婉德，肖娜塔。所有这些冒险家都是半怪诞的，仅仅是用脚后跟接触了实际生活。他们在传奇中来来往往，晚上便消失在盘根错节的森林之中。就像阿贝尔·丢勒的“死亡骑士”一样，荆棘在他们健壮的马蹄下踏开，后面跟着瘦骨嶙嶙的猎兔狗，亡灵在两根树枝间窥视着他们。在黑暗中，他们时而和某个坐在火边的黑衣烧炭人攀谈，这便是撒旦，它正将死魂灵堆积在一个小锅中；时而又同裸体仙女搭讪，仙女们送给她们盛满了珍珠的珠宝盒；时而又同一些小个子老人交谈，老人们告知他们的姐妹、女儿或未婚妻的下落，他们会在山上见到她们正在青苔床上安睡，或是在一个铺满珊瑚、贝壳和水晶的美丽亭阁深处找到她们；时而，他们又同某个强有力的小矮人聊天；据古老诗歌中说，这些小矮人是“巨人的代言人”。

在这些虚幻的英雄中，时而会出现一些有血有肉的形象。首先是查理大帝和罗兰；各个年龄层的查理大帝，孩童、青年、老年；传说中说查理大帝诞生在黑林山的一个磨坊主家里。而罗兰，在传说中他并非在龙斯沃死于整个军队的攻击，而是出于对莱茵河的爱恋，死在龙南斯威尔特修道院前。再晚些时候，又出现了奥托皇帝，腓特烈·巴尔波卢斯和阿道夫·德纳索。这些掺杂在神奇人物故事中的历史人物，是在大量的幻想

与想象下坚持存在的有关真人实事的传说，是通过寓言泛泛面世的历史，是在花朵下星星点点现出的废墟。

但阴影散去，传说消失，天色大亮，文明重现，历史恢复了形象。

这里有四个人，来自四个不同的方位，他们时常聚集在莱茵河左岸边的一块石头旁，在朗斯和喀贝朗之间，离一条林荫小道不远。这四个人坐在石头上，他们选举又废黜德国的皇帝们。这些人便是莱茵河的四个选帝侯，这块石头，便是王位。

他们所选择的地方——朗斯，几乎是在莱茵河谷的中间地带。朗斯属于科隆选帝侯。从这里，向西可以看到属于特里尔选帝侯的左岸的喀贝朗，向北可以眺到属于美因兹选帝侯的右岸的奥贝尔朗斯坦，还可以望到属于莱茵伯爵领地的布朗巴克。在一个小时以内，每个选帝侯都能从家中到达朗斯。

每年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科布伦茨和朗斯的显贵们便以节日为幌子在这里集中，一起商议某些疑难事情。这是公社与资产阶级的崭露，它在已完全建好的极壮观的日耳曼大厦的基础上秘密地挖着洞穴，在王宫附近大胆地进行着以小克大的有生气而不朽的谋反，甚至就在封建主义巨石王位的阴影之下进行着。

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斯托尔桑弗尔斯选举城堡俯视着小城喀贝朗，它今日已成为了绝妙的遗址。科隆的大主教威尔内 1380 年至 1418 年在城堡里居住并供养着炼金术士。他们并未炼出金子来。但却在通向点金石的路上发现了化学的好几种重要规律。因此，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在我们今日几乎不注意的朗恩河口的对面，我们在莱茵河的同一位置上看到了德帝国的出现以及民主和科学的诞生。

从此，莱茵河便有着军事与宗教的双重面貌。修道院与女

修院成倍增长，半山腰的教堂使河畔村庄与山上的城堡发生了联系。这一惊人画面，在莱茵河的每个转弯处都重新出现，使得教士能够立足于人类社会。那些有神职的王侯们在莱茵河畔不断增加教堂的数量，就像一千年前罗马的省长们所做的那样。特里尔的大主教博杜安建了乌拜威塞尔大教堂，亨利·得威坦让在摩泽尔河上建了科布伦茨大桥。瓦尔拉姆·德于利埃用一个在石头上雕刻精美的十字架，使罗马遗址和哥德斯堡的火山巅神圣化了，这个火山巅被认为是有着魔法的丘陵废墟。就像教皇一样，神权与俗权都集中在这些有神职的王侯们身上。因此，他们对精神与肉体有着双重审判权，并且由于神职人员的特权，不会像纯世俗的情况一样停止这种权力。圣高阿尔教堂的神甫让·德巴尔尼克用圣酒毒死了自己的女主人喀热内朗鲍让伯爵夫人；于是，科隆的选帝侯，以他的主教身份将他逐出教会，并以他的亲王身份将他活活地烧死了。

而在有王权的莱茵伯爵一方，他感到需要进行长期的对抗活动来反对科隆、特里尔和美因兹的三个大主教对这三个地区可能进行的侵吞。作为君权的表示，那些有王权的公爵夫人来到建在莱茵河中间的帝王行宫——科博城前的塔楼中去分娩。

同时，在与这些主教和选帝侯并行或相继的发展中，各个等级的骑士队伍也在莱茵河畔占有了一席之地。条顿人的骑士队伍驻扎在美因兹，与托纽斯相望；而在特里尔附近，七山脉的对面，罗得人的骑士队伍驻扎在马尔丁瑟夫。条顿人的军队从美因兹一直扩展到科布伦茨，它的一个指挥部在那里立稳了脚跟。已经在巴塞尔主教管辖区的库尔热内和波朗特瑞占主导地位的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在莱茵河畔掌握着波帕尔

特和圣高阿尔地区，在莱茵河与摩泽尔河之间控制着特拉尔巴克地区。正是这同一个特拉尔巴克——美酒之乡，罗马人的Thronus Bacchi(酒神的天堂)——不久便归属了皮埃尔·弗拉特。教皇卜尼法称他为“身体上的独眼，精神上的瞎子”。

当王侯们、主教们和骑士们忙于为自己建功立业时，商业也占有了自己的地盘。仿照摩泽尔河上的科布伦茨和梅因河边的美因兹，一大批商业小城建立在所有的激流河水汇合处，而汉德斯鲁克山，奥昂鲁克山，哈麦尔斯坦山巅和七山脉上那数不清的河谷将这些河流倾泻入莱茵河中。班让城建在那赫河畔，尼德尔拉斯坦市建在朗恩河畔，恩泽尔市建在塞恩河的对面，伊尔利克城在威艾得河边，林茨市在阿尔河的对面，汉多尔夫市在马尔巴克河边，而贝尔让市在西艾哥河边。

然而，在这些主教和封建王侯领地的分割交界点，在骑士与僧侣指挥部和市镇大法官裁判所管辖地的分界处，时代精神与地域的自然状况使得一种奇怪的领主们出现并发展壮大。从康斯坦茨湖到七山脉，莱茵河的每个河脊上都有一个城堡和它的指挥官。这些神奇的莱茵河大贵族们，是艰苦而野蛮的大自然条件所造就的，他们强壮，并栖身在玄武岩和灌木丛中，他们在洞中筑有雉堞，像皇帝一样，由官员们跪着服侍他们。他们是贪婪凶狠的人，兼有雄鹰与猫头鹰的双重性格。他们的权力仅仅局限在他们的周围，然而却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控制着沟壑与河谷，招兵买马，设置路障，强行收取通行税，敲榨勒索商人们，不管他们是来自圣加勒还是来自杜塞尔多夫，无一例外。他们用一连串的堡垒将莱茵河封锁住，如果邻城斗胆冒犯了他们，便傲慢地送去决斗书。就这样，奥康菲尔的城堡指挥官向大市镇林茨挑起了决斗，而骑士奥斯内·德河冈向皇城康弗波艾尔挑衅。有时，在这奇怪的决斗中，一

些城市自感不够强大，临阵恐惧，便向皇帝求救。于是，城堡指挥官放声大笑，而在下一次主保瞻礼上，他便盛气凌人地骑在磨坊主的驴背上，绕城市巡视一周。在阿道夫·得纳索和迪迪埃·德伊桑贝尔进行的可怕战争中，好几个在托纽斯有自己的要塞的骑士们胆大妄为到在两个争夺城市的觊觎者眼皮下掠夺了美因兹的一个市郊城。这便是他们保持中立的方法。城堡指挥官既不支持德伊桑贝尔，也不支持纳索。他们一切只为自己。直到在马克西米利安统治时期，圣皇城的一个伟大船长，乔治·德弗汉斯贝尔摧毁了最后一个堡垒城奥霍亨卡拉昂，这种可怕类型的野蛮绅士们才消失。他们以英雄式的城堡指挥官始于十世纪，又以强盗式的城堡指挥官亡于十六世纪。

但在莱茵河上，那些其结果在很多年后才具体呈现的无形的东西也开始成熟了。与商业同时发展，也可以说是同船而行的是异端邪说，研究精神与自由的信仰。它们在这条河流上上溯下流，似乎概括了人类所有的思想与意识。据说，十二世纪时，公开在安特卫普大教堂前传道反对教皇的唐克兰的靈魂，在三千武装信徒的簇拥下，有着国王的豪华与装备，在他死后逆莱茵河而上，到他在康斯坦茨湖上的房屋中去启示让·鲁斯，然后又去了阿尔卑斯山，顺罗纳河而下，使杜塞出现在阿维翁伯爵领地。让·鲁斯被烧死了，杜塞受到了磔刑。不过，鲁特尔的末日却未来临。在神路上，有人吃到了青果子，其他人摘到了熟果子。

不过，这时已接近十六世纪了。莱茵河在十四世纪时已看到大炮诞生于离它不远的纽伦堡城，而在十五世纪，在它岸边的斯特拉斯堡又看到了印刷业的出现。1400年，科隆熔化了它那著名的有十四法尺长的轻型号炮。1472年，万德兰·斯德庇尔印刷了他的圣经。一个新的世界将要诞生。值得人们